

第十二回 皮員外使慫錢買臭厭 沈子金涂假血慶新紅

呂祖《沁園春》詞：

火宅牽纏，夜去明來，早晚無休。奈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波波劫劫，有甚來由。人世風燈，草頭珠露，幾見傷心眼淚流。不堅久，似石中迸火，水上浮漚。

休休、聞早回頭，把往日風流一筆勾。但粗衣淡飯，隨緣度日，任人笑我，我又何求。限到頭來，不論貧富，著甚乾忙日夜憂。勸少年：把家園棄了，海上來游。

且說沈子金因來替皮員外提親送禮，和李師師勾搭上了，月夜又到銀瓶臥房偷彩新花，二人誓結同心，無人知覺，依舊宿在書房。天明洗面整衣，悄悄而去，回復皮員外的話。

到了他家，還不曾起來，在前廳坐著。家人進去說知，皮員外忙披衣而出，道：「你來的恁早，是在巢窩裡表子家宿來？」子金搖頭道：「我如今還乾這營生，也不是人了。來替你報喜信兒。你先說，把甚麼謝我？」皮員外笑道：「那事有幾分了？等我去梳洗了來。」一面吩咐小廝：「安排早飲，和沈大爺吃。」說著進去了。待不多時，皮員外打扮新服，搖擺出來，甚是鮮明：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縐紗直裰、玉色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，頭上烏綉方幘，露出那赤金龍頭簪兒，巾上斜嵌個琥珀漢瑛，薰的香風撲鼻。與子金作揖謝了。小廝們排下八仙桌。吃過一杯松子仁茶，就是小金鍾、牙箸兒，一副手盒，無非南果糖食、雞胗鴨卵、鯽魚海蟹，件件精緻。

酒過數巡，就問起師師家送禮去的事來，子金道：「你且吃一大杯，我才肯說。」即取過一個茶杯，滿滿斟了一杯麻姑酒。那酒又香又辣，皮員外一飲而盡。子金道：「昨日送禮，原說探探口氣，誰知這等順溜！也是哥的喜事臨門，該是姻緣輻輳，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飯，我才把哥的門弟、家道、人材、名望，件件誇贊了一遍。師師起先全不吐口，又是五千兩、三千兩，一味海說。依他說的，也有理。他道：『我如今三十多歲的人了，沒兒沒女。只這一個女兒，比我親生不同，招個好人家，就是我養老的一般。名說是嫁了女兒，講些財禮，只是傍人體面好看，論起情來，有甚麼多少，原不比那娶嫁孤老表子的。日後我老了，這幾個丫頭都嫁了，我就隨著銀瓶過日子，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事，還待那裡去不成？我如今因皇上親幸過幾番，天下人誰不知道？我是嫁不得的人了，人也不敢娶我。我就終來老在這個門裡，我也不肯低了我的門面。這銀瓶又經皇上選過一番，雖沒進官，也是有名器的女兒，比不得泛常梳櫛人家個粉頭。只我這女兒姿色才貌、文墨絲竹件件精通，就是蘇杭兩省，這個瘦馬，也得一二千金。休說我這一分家事，不要穿戴的金珠寶石，只這古董玩器，還值三五萬銀子。送的財禮，將來還是他的，只好替他收收，叫人好看罷了。』」說到此處，子金不言了，使眼看著皮員外。只見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，全動不的了，只把眼兒瞪著，半晌道：「他說的也有理。如今可怎麼樣？」

子金把嘴咂了兩咂道：「依弟說，如今這件事不是小可。這李媽媽身子和家事連銀瓶也要總尋一個好主兒，就要妥上妥下全全的交付給這人，少說也值幾萬銀子。一棒打著兩個鴛鴦，那李媽媽看中了才許親，連他都嫁在裡頭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。除了哥，那有這個好主？如今咱拿著他的拳頭打他的眼，雖把銀子幌幌眼，少不得還是咱的！他見小弟說哥十分忠誠，比不得串窠巢的浪蕩子弟，他就喜的極了，看著弟眼裡酸酸的道：『遭這樣亂世，也要早尋個安身的去處。當初朝廷在日，還有些體面。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但得小女成了親，我也就全家要去過日子，圖下半世的快活。』只這幾句，就是他實心了。他不十分要嫁，還不肯說出這話來。哥，你再自己酌量，弟不過騙你的喜酒吃，難道你那快活時，一個傾城的絕色和一個半老的佳人，肯著弟打個頭兒也就勾了。」說著跳起。這皮員外著實打他一下，子金故意的跑。

說不多時，來撤了手盒，就是一碗燉的稀爛豬蹄、一碗麻姑小炒的筍雞、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、一碗燉的雞子膏，又是一碗汴河裡大鯽魚、兩盤蒸酥果餡，俱用大官窯五色御膳碗——是新出宮的，各人一碗上白米飯。飯罷，茶漱了口。

這皮員外一似蛇鑽了五竅，心裡又癢又悶，不住的在廳上來回亂走。子金又道：「你定了主意，應承不應承？咱好回他話去。人家一個黃花女兒，是輕提的？咱回不對，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。」說著，皮員外也不答應，繞院子亂走。住一回，皮員外道：「畢竟得多少財禮才完的事？」子金道：「哥嫖了一世，還等人說？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，來問？只估估他這家人家，可是輕開口的？到不如就推這件事，早早辭了罷。」員外搖了搖頭，往院子裡又亂走，全不言語了。

子金故意要去，下台坡來，皮員外又拉回，把子金拉在一個小小書房裡，道：「依他口氣，實指望多少？」子金笑道：「小弟愚見，這樣大眼的科子，騙過朝廷的人，你我些小如何動得他？就極省費，也得二千上下使用。他也得千金的陪送。咱就費了些，我還尋出個法來，叫他倒帖出來不難。」皮員外忙問道：「怎麼倒貼出來？」子金道：「等下了禮成了親，你說要娶回家去，他定然不肯，你就依著他說。放在他家裡，少不得你是女婿，他是丈母，一家大小，那個敢不來服事你的？你這些飲食茶水、跟隨的人役，少不得他應管侍，就弟們到了，少不得供給。一年半載，和銀瓶熟了，他家裡古董玩器，你那件取不了來？這李師師錯算了，枉是個積年。若是弟，情願不肯娶過門來，我只在他家，和招贅的一般，弄犯了這鴿子，隨著我手轉。他連身子都屬了我，甚麼一千兩、二千兩，都要貼出來才罷。」幾句話說得皮員外眉歡眼笑，怪肉麻起來，道：「你說的中聽，只怕沒有這樣造化。」子金又道：「世上有福的事偏尋上門來，平白的得人家三五萬家私和兩個美人，這是件小可的麼！」

子金見皮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，又催促道：「李媽媽昨日使我午間回話。常言道『提姻親如救火』，只一歇手，他前後打算，不得咱的便宜，就不依了。如今只講就財禮，立了婚單，一頓子送過去，再改不得口。」皮員外道：「小弟這裡沒有這許多，若是一千銀子，別的金珠尺頭打算個千五之數，還勉強得來。」子金搖頭道：「成不上來，還要添好些。」一面說著，往外又走，皮員外又拉下了。子金道：「我替他算來，你去下禮、完親、謝親，還有他家的親眷添箱的、道喜的，也得十數席酒，這些賞錢、喜錢也得一二百金，再替他全包了，添上二百兩，共湊一千二百兩之數。他若不依，小弟跪著央也央他允了。咱破著花這些銀子，到底有回來的日子。」說的員外依了，就忙叫取歷頭：「定個下禮吉日，一總去說成了罷，恐怕更改了。」取了歷頭，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，二月十五日完婚，花朝大吉，不寒不熱的。子金還道：「日子近了。」說著話往外走，道：「我去探探，還怕不依。」大踏步去了不題。

卻說李師師收用沈子金，見他伶俐乖滑，又在子弟行裡透熟，風月頑耍無一不妙，因他天明早去，不等梳頭，免了外人看破，十分在行。那半夜裡入花園，他那裡想得到。過午以後，才梳洗停當，沈子金早在客位裡坐下。丫頭來說：「沈二哥來回話了。」喜的師師忙叫：「請進書房裡來罷，自家人還傳甚麼。」

子金抖抖衣服，忙作揖：「謝了昨日大擾，費娘的情。」說著，兩個涎眼看著師師只管笑。師師也著袖子掩著口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嘗著滋味了？來的好勤！」不一時吃了茶。子金挨進前來說道：「銀姐的事，有幾分成了。」把皮員外許了一千銀子、五百兩穿戴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娘若嫌輕，兒子再使他包席面，添上二百兩，也是我的一點窮心，借花獻佛，不枉娘抬舉我，如今沒有胳膊往外折的。」說的李師師喜了，道：「這個不許過門的話講過不曾？」子金道：「娘不消先說，兒子和他說過，著他來求著，咱還要扯硬弓哩。」師師喜道：「多累哥哥！還叫過銀瓶來，說他知道。」即使丫鬟：「叫姑娘去，說道沈二哥來提親了。」

卻說銀瓶昨夜破瓜，直睡到午後才起來梳妝，聽見叫，說是沈子金來了，又喜又羞，忙勻了臉，下樓來書房。相見已畢，坐下。師師先說道：「你謝謝沈二哥提了親，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，二月十五日過門。」銀瓶害羞，把臉扭著笑了笑不言語。李師師又要留子金吃飯，不肯住下，道：「我回他話去。」師師送至外廳，銀瓶回房不題。

話不絮煩，到了正月二十八日，皮員外安排僕馬齊整、衣服華麗，請的官客是張都監、吳春元，及一班兒幫閒子弟沈子金、范三官、孫寡嘴、張斜眼，都借的鮮明衣服。叫了兩班吹手，將著食盒羊酒、茶食細果，一樣簪花結彩，大吹大打上門兒去。師師家大廳上備了六席，請了李武舉奉陪。取過禮帖，抬過食盒來，卻是二十個大元寶，金釵金鐲、裙帶手鐲、珠箍環佩一件不少。外有散銀二百兩，用一書匣捧著，為席面之費。眾人也自心驚，誇員外揮金如土：「這個才是子弟！」師師把盞安座已畢，去收禮物。這沈子金賣弄他的慇懃，不住的往後亂走，替銀瓶收簪環、抱尺頭，上來下去，往閣上亂走，俱送在銀瓶櫃箱裡，故使師師不疑，以便來往。師師安席而去。這些來客見此大禮，原要盡歡。先是家樂，湘煙兒六人唱畢，又有四個小優兒唱了一套【錦堂月】：

繡幕紅牽，門楣綠繞，春色舊家庭院。煙霧香濛，笑出乘鸞低扇。似朝陽障袂初來，向洛浦凌波試展。（合）神仙眷，看取千里紅絲，百年歡燕。

幸然，王母池邊，上元燈半，縹緲銀鸞光現。一簋瓊漿，藍橋試結良緣。吹簫侶，天倩雲迎，飛瓊佩，月高風轉。（合前）

兩下笙歌簇湧，眾侍女扶出銀瓶來，席前鋪上紅絨大氈氈，朝上拜了四拜。打扮的天仙相似，不消說金釵玉珮。銀瓶拜畢回去。員外捧出一對大紅麒麟金緞紅絨，係著白銀二十兩，做了拜錢。

前廳唱鬧飲酒，點起滿堂燈燭，把個皮員外醉得如泥人一般。眾人們替他簪花打喜，鬧成一塊，至二更，那裡肯散。那沈子金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直至花園，推去淨手，悄悄推開銀瓶閣子——正然夢臥，把兩腳高擎，就著牀褥。這一次比前番不同，情竇已開，排闥而入。銀瓶知道此味，也不做客，但見：

春水溶溶月一塘，中含荳蔻似蓮房。

溫泉欲漱玲瓏玉，瑤柱中分細碎香。

嬌蕊難容雙蛺蝶，白波時泛兩鴛鴦。

也應細柳風前怯，無奈嬌鶯喚阮郎。

子金泄過一次，忙忙至前廳。眾客歡鬧不休，師師出來送了大杯方才起席，皮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。正是：歌時花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

不覺到了二月初旬，李師師著沈子金過來，要講過在京師買下宅子才許過門：「一時無宅，且在師師家住。」皮員外俱依了。師師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翠，裁剪了半月衣妝。書房東邊原有一座退廳，中間打上木壁子，安牀糊壁，十分潔淨，皮員外做了臥房。二門外邊開個角門，使他家人出入，俱不許進師師內宅來。那園中小閣子，原是銀瓶內室，依舊自己住著，外人不得到的。一一安排停當。

到了十五日，皮員外自己催妝，打扮得錦上添花，坐著轎子，吹打燈籠，抬著酒禮，和親迎一樣；還是一起幫閒的陪著來。李師師家依舊設的大席。鼓樂喧天，吃到天晚客散，才扶出銀瓶來入帳。這些幫客怎肯早散，鬧到初更，掌起燭來。

子金推淨手，往後直走，到師師房中，假說：「皮員外明日謝親，問娘要甚麼禮節，也好治辦。」看見銀瓶穿著大紅縐紗底衣兒、銀紅比甲、緊緊抹胸，坐在牀上，使湘煙一班丫頭那裡開面修眉。見了子金進來，忙躲不迭。師師笑道：「眼前就做新人，還腫腫甚麼！」子金說完了話，師師手忙腳亂的收拾箱子、取頭面看首飾，他就丟了個眼色與銀瓶。銀瓶早知，見子金去了，不一會，妝去閣下洗浴。洗浴已畢，自己把園門內角門關了，卻開放外廳的角門，嗽了一聲。子金有心聽著，趁眾人鬧裡，走過角門，用手牢關。這銀瓶方才浴畢，穿著抹胸，係著紅褲兒。兩人熟了，也不打話，依舊弄起來。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，不比桃源初入，漸近自然。不敢久貪，一泄而出。已替皮員外掃開鳥道三千里，先到巫山十二層。銀瓶道：

「今夜沒有新紅，如何是好？」只見子金笑嘻嘻袖中拿出個白綾汗巾來，是用新雞冠血染上三四塊在上邊，叫聲：「姐姐，我已預備多時了。」銀瓶喜之不盡。子金忙忙入席去了。到了前廳，大叫道：「這些人通不在行！再不起身，各人罰一碗涼水，那有這些酒！明日來驗紅吃酒罷。」眾人見說，方才散去。

單表這銀瓶關了角門，自己去到師師房中打扮已畢，穿一件大紅金麒麟紵絲袍，係一條錦襪邊豆綠花綾裙，束著玉玲瓏嵌玉石瑪瑙金鑲女帶，下垂著金耍孩倒垂蓮的裙鈴，才賽領披肩，宮妝錦繡，頭上鳳釵高髻，足下覺烏輕挑，真是姑射仙人、飛瓊青女！這些十個女樂，濃妝豔服，各執簫管箏篴，吹打擁至，與皮員外交拜了天地，才送到東書房。擺設的錦帳紅紗，燈燭瑩煌。銀瓶上牀端坐，燈下細看皮員外，見他寬額凹鼻，卷須大口，腹如垂瓠，面如黑棗。「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！還虧沈哥哥和我先成親事，把這廝當做個外人流罷了。只今夜怎樣和他同寢？」思想起來，不覺淚下如雨。那皮員外見銀瓶淚落，只說是個新人怕羞，那知他三過其門，別有正主。員外忙上前溫存，用手一摟，被銀瓶一推，險不跌倒。員外見他不喜，勉強替他解衣，還要細看，被銀瓶把燈吹滅，連衣而寢。銀瓶生怕決撒，待員外纏到四更，略一放手，被他按住，勇往難當。（以下刪節42個字）那員外情濃意渴，直入重門，那得不痛叫起來。員外只道是金珠活寶，那知已是破罐子，吃了些殘盤，做個子金長班罷了。

到了天明，這些幫客早已到門，大喊要喜酒吃，師師也差人討喜。只見銀瓶藏著一方紅來在袖中，再不肯放，被湘煙來奪了去。大家婦女笑成一塊，那裡知道這等巧事。皮員外出來請李師師行禮，受了他一拜。前廳擺酒，留客驗紅。酒至三巡，只見湘煙用一個螺甸漆盤捧出紅來。員外來奪，已被子金搶在手裡。眾人觀看，但見：

海棠著雨，新紅亂點胭脂；杜鵑隨風，月夜啼殘口血。燕語聲嬌，假意兒妝成門面；鶯啼舌怯，真情兒另有相思。吃殘蝴蝶面，借你羅篩；醉倒杏花村，勞君沽酒。

眾客驗紅已結，把皮員外罰了三大碗，說他無情太甚。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，賞了湘煙。這裡連住了三宿，銀瓶只推來了月水，就退入內閣再不出來，等沈子金去了。正是：

東園載酒西園醉，摘盡枇杷一樹金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